



当灾难降临……

生活需要“敬畏感”

□赵染芹

从汶川到芦山,人们对生命尊严有了更深的领悟,对平淡、安全的幸福生活格外珍惜。

无论是地震还是海啸,在灾区,生死顷刻间转换,贵贱共趋,老少同逝,恩怨尽消,屋厦全毁,刹那间一切抹平。功名利禄、成败得失、是非功过、忠奸黑白等和平年代里人世间的一切矛盾,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是如此渺小……这不能不引起每个人的深思,而“增强敬畏感”——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信仰等成了人们灾后反思的共识。

为什么会这样?芦山震后53秒,第一条震情微博就已传上网络;一小时内,应急响应预案有条不紊地展开;3小时内,第一支救援部队火速到达震中,400多名危重伤员被送往异地救护……救援工作的及时、高效、有序得到广大民众的充分肯定;从容、镇定、坚强,这是世界从芦山地震后看到的中国表情。毋庸置疑,这些与我们遭遇过各种各样的灾难,有了救援的经验和应对的技巧,经历了思考等都有关。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地震还是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不得不令人深思:在特大自然灾害面前,“人定胜天”显然是不靠谱的,于是,人们在期待自己运气好一些的同时,也不得不自然、对生命、对信仰多了一分“敬畏感”。

中国人似乎都知道,自己身在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但“遗忘症”比较重,或者说很容易“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思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以及各种特大暴雨、冻雪等自然灾害时也说要“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可往往只是说说而已,防灾教育及训练、社会公德的培养、增强保护生态的意识等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随着“城市群”概念的发酵,人口密集型高密度社会朝我们大踏步走来,而这样的社会所承载的风险又是极大的。显然,我们的风险意识、承受能力、灾难教育和防灾技术、措施以及经验都急需补课。

当然,怀着敬畏之心去生活,并不是说要回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或者像一些原始部落一样对山川河流等虔诚祭拜,祈求所谓的神灵庇佑,这是更不靠谱的。由“敬畏”就是“既敬重又畏惧”的意思,我把“敬畏之心”理解为:在反思教训和防范灾害的同时,我们一方面需要更加冷静地关注、关心我们生存生活的自然环境,认真思忖今天乃至今后的各种真正的刚需,绝不做无视自然规律、破坏生态环境的事;另一方面就是在推动现代文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时刻怀着“人类是脆弱的”这种畏惧心理,从设想人生、规划人生开始就力求在发展与安全之间寻找最佳值。

事实上,我们在不断追求“幸福生活”,只是在平常日子(没有自然灾害的日子)里,打着“追求美好生活”的幌子违反自然规律、肆意掠夺自然资源的行为,不仅没让人“恐惧”,反而令人“敬重”,将人类生活的“敬畏之心”颠倒了过来。因此,我觉得无论何时,怀着“敬畏之心”生活都不是一种号召、一个规定,而应该是一种自觉。

灾难的来临永远是那么突然,4月20日的地震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安详……很多时候灾难根本不在我们的预测之内,却又是那么真实残酷地发生了。好在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有心与心之间的依偎,我们的世界从来都是靠团结和互助渡过难关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两次感受灾难

□李晓

大街上,感到陌生人之间的目光也是关切的。那一年,我火爆的脾气渐渐变得温顺起来,像一条暴雨后的河流,奔腾咆哮的浊水过后,缓缓流淌成清澈的河水,河床也陡然开阔。我对家人,应该多一分温柔;我对人群,应该多一分包容。我开始明白,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将要平凡地度过一生。我恍然醒悟,人类遭遇的灾难,有时根本就无法预言,更不能导演,就好像死亡是一件迟早会遭遇的事。既然无法选择,就好好爱惜人生吧。住在我楼下的徐大爷、胡老大,楼上的王哥、鲁哥……我同他们在电梯间里第一次有了互相点头、微笑,有了来往,有了在一起推心置腹说话的时候。

有次我同老严在河流边散步,求教他一个问题。我说,当人类遇到灾难时,人心是不是可以因此凝聚并相互关爱?老严说,真是这样,唐山大地震时,他才二十多岁,还在东北,得到消息时已是一周过后,老严所住的那个村庄突然变得空前和睦起来,邻里之间好多鸡毛蒜皮的事顷刻间都烟消云散了。老严说,他还去帮村里几个五保户挑了一周的水。三十多年过去了,老严感慨地说,他当年不能赶赴唐山,

心里憋闷啊,就去帮人挑水了。

这个芳草碧连天的四月,那天早晨八点刚过,我所在的城市,再次遭遇了轻微颤动。也是短短几分钟后,知道了一个让人惊悸的消息,在川西一个叫芦山的地方,一场大地震再次袭击了我的骨肉同胞。这一次,我给父亲率先打去了电话,父亲说,他同母亲正看电视里的直播新闻。

我在早点铺里遇到了朋友关哥。关哥说,他在电视新闻里看到那个十二岁的芦山乡村女孩,在地震中受重伤截肢了,女孩的父母流着泪说,命运对他们的孩子太残酷,但他们还是要一辈子把孩子当成最疼爱的宝贝。关哥说,人活着就是幸福啊,他再也不会咒骂学习成绩差的孩子了。我还碰到了卖水果的老陈,老陈说,他再也不为买新房那么焦虑了,一家人快快乐乐地住在一起,不就是福吗?

我回家,正好读到了作家老谢发给我的一封信,其中有莫言在演讲中的一句话: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

唯有祈福我的同胞,在灾难面前咬牙挺住,风雨过后,迎来阳光。

灾区奇遇

□宋殿儒

来上课。问学生们,没人知道原因,因而我就在一个晚上步行四五里路到大毛家里问情况。大毛家是旧社会从四川雅安一路讨饭来到河南的,他是外来户。大毛的爷爷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三年,两年前的地震中又失去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大毛的父亲,大毛的母亲也是常年病恹恹的干不了重活。家里的摆设,除了一个土锅头外,几乎什么像样的物件都没有。大毛的母亲说,“家里实在给大毛交不上学费了……大毛没有上学那个命啊!我让他去城里给人清理公厕……”

大毛母亲说这话的时候两眼含满了泪水,那情境让我心中十分难受。后来,我就跟校长说,大毛的学费用我的工资顶。从那以后大毛就又上学了。大毛考入初中那一年,我离开小学去了城里工作。这一走就是三十年,想不到这点小事竟然还留在大毛心中。

我与大毛交谈中得知,大毛因为我代付学费而没有辍学,使他有可能会开辟了自己的另一种人生。大毛后来克服了很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心与帮助,终于很争气地考取了北京大学,还被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获取了博士学位,成为大学教授和地质专家。大毛说,他一直梦想着能抽时间专程到河南去看望我,可一直没有机会,谁料想,他竟然能在自己老家的震灾中碰上我。

我当然为之感动和激动。我实在没有

想到我做的那么一点小事竟然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

大毛说,他要跟着国家地质专家去勘察地震的情况,回头再专程拜访我。大毛走后,我在寒冷的救灾夜晚,经常温暖在一种人生的欣慰中。其间我想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授人玫瑰,手留余香”。一个人其实不一定要去做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才会获得人生的温馨和荣光,一枝玫瑰在万花丛中算不了什么,可是当你送给最需要的人,那和你(她)交接之间一定会有玫瑰滞留,彼此一笑,两颗心瞬间就会被拉近。我们常常谈及什么是幸福,其实,“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就是幸福的最完美注解。

二次世界大战中,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的途中,遇见一对被冻得要死的法国老夫妇,他不听从从的劝阻,冒着达到会被处罚的严重后果,坚持送这对老夫妇回家。结果就因为送这两位老人而改变了行走路线,使自己躲过了被纳粹狙击手击毙的劫难。

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但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原本没有“贫富之差”。一个三岁小孩,能节约下一毛钱投进为灾区捐献的箱子里;一位大企业家在地震后慷慨解囊,一挥手就捐了一个亿。数额的差距如此巨大,可是他们的精神高度却是一样的。给予和善举是人生命中最名贵、最醇香的鲜花。我们这样做了,人生必然会四季如春。

雅安,我的北纬30度

□荆洲

在东北大连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基地,一到长假,就会自己驱车带着一家老小深入四川的各个景区,过雪山、探竹海,领略家乡的瑰丽美景。他总是说,时间越是久远,内心越能体会到对故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挂念,所以总想回去看看,把年少的记忆重温一次。每次看到他发在网上的浓墨重彩的摄影作品,都能深深感受到这个雅安男人对故乡的别样不舍。

2008年,我随着公司信息化建设工作队去了雅安,走过了那里的山山水水,主要是和当地石油部门打交道,做网络方面的调研。走在老街上,感受着历史文化的强烈撞击,从先秦、两汉到红军过草地等耳熟能详的故事,还有女婿补天处的传说,当地人对自己家乡历史文化那种强烈的骄傲感,都给了我极深的印象。雅安还有著名的三大特色——“雅雨”、“雅鱼”和“雅女”。雅安有“夜漏之城”的称呼,原因就是一年之中雨量充足,出门随时要带一把雨伞,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哪片云彩就为你带来一场雨。传说天空在雅安这里漏了,女婿娘娘手持五彩石补

天,补的就是这里。雅鱼更属当地一绝,传说是女婿娘娘补天时随身携带的一柄神剑落入水中而化成的,鱼骨似宝剑,鱼肉鲜嫩美味,早在1700多年前已有文字记载,及至今来到当地饭店品尝,才明白其为真正的美味,与普通的淡水鱼类大有不同。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四川历来出美女,因为藏汉杂居,阳光型的雅安女子走过古老的街巷,身材修长挺拔,脸庞轮廓明显,风情万种。她们说话带着浓浓的川音,起承转折,不急不躁,我忍不住上前跟着学几句,同时暗笑自己学得不得道。

十几天的雅安之行,让我深深理解了雅安的魅力和活力,这个美丽的地方在我的脑中挥之不去。这些天来,我想每个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都希望那个活力雅安能够摆脱灾难的困扰,重建家园。

